

# 父权制度下的反抗与规训：麦克白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消解

杨文韬 2022533183

**摘要：**本文以《麦克白》为研究对象，聚焦麦克白夫人这一复杂女性形象，探讨其在父权制社会中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消解过程。通过文本细读，本文分析了麦克白夫人从自我意识萌芽到最终崩溃的历程，揭示父权制度如何通过命名政治、空间控制、话语规训与惩戒机制等多重手段实现对女性主体性的规训。研究发现，麦克白夫人的悲剧源于父权社会中女性追求主体性的根本困境：为获得力量而否定女性特质的自我否定悖论。

**关键词：**麦克白夫人；女性主义；主体性；父权制度；性别身份

## 一、引言

在莎士比亚浩瀚的戏剧星河中，《麦克白》以其独特的性别政治叙事引发深思。作为一部探讨权力、野心与人性的经典悲剧，其中蕴含的性别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麦克白夫人这一复杂的女性形象及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消解过程，为我们思考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困境提供了独特的切入点。

已有研究多从道德批判或心理分析的角度解读麦克白夫人形象，或将其简单定位为权力欲望的牺牲品，却往往忽视了其中蕴含的深层性别政治意涵。本文试图通过文本细读，重新审视麦克白夫人从主体意识觉醒到最终崩溃的复杂历程，探讨父权制度如何通过多重机制实现对女性的规训与压制。

## 二、权力困境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 （一）父权压抑下的自我萌芽

一幕五场麦克白夫人读信的独白构成了她主体意识萌芽的关键场景。这封来自战场的信笺不仅是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契机，更是一面映照父权社会中女性困境的多棱镜。当麦克白夫人沉思丈夫对女巫预言的叙述时，她意味深长地评断道：“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你却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sup>[1]</sup>。这段话表面上是对麦克白的简单评价，实际上却潜藏着一个长期被父权体制压抑的女性灵魂正在觉醒的微妙时刻。

在父权制社会的话语体系中，女性往往被定义为缺席的“他者”。正如埃莱

娜·西泽丝所指出的那样，“主动性/被动性、太阳/月亮、文化/自然、白昼/黑夜、父亲/母亲……”<sup>[2]</sup>，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总是将女性始终置于弱势的一方。麦克白夫人对丈夫信件的回应方式恰恰体现了这种深层结构的影响。虽然她表现出了独立的主体意识“让我把我的精神力量倾注在你的耳中”<sup>[1]</sup>，但这种表达依然需要借助对丈夫的支持来实现，暴露了父权社会中女性话语权的根本困境。

然而，通过细致解读这一场戏，我们会发现麦克白夫人内心的波澜远比表象更为复杂。她那充满颠覆性的独白：“来，注视着人类恶念的魔鬼们！解除我的女性的柔弱，用最凶恶的残忍自顶至踵贯注在我的全身”<sup>[1]</sup>，正揭示着一个正在觉醒的女性主体对自我身份的双重认知：一方面她意识到性别身份的桎梏，一方面她又渴望通过否定传统女性特质来获得新的力量。

这封信标志着麦克白夫人开始质疑并试图突破父权制度的束缚。然而，这种自我意识的萌芽也恰恰暴露出父权社会中女性追求主体性的深刻悖论：为了获得力量，她不得不首先否定自己作为女性的本质特征。这种通过自我否定来寻求解放的矛盾，正是父权制度对女性主体性压制的最深刻体现。

## （二）权力欲望与主体意识的觉醒

麦克白夫人的主体意识觉醒是一个渐进过程，在一幕七场的“嗔怒”场景中达到重要转折点。当麦克白面对谋杀国王的计划显露怯意时，麦克白夫人那句充满力量的台词“让我用舌尖的勇气，把那阻止你得到那顶王冠的一切障碍驱扫一空吧”<sup>[1]</sup>，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夫妻对话，而是一个觉醒主体对权力的大胆宣示。

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在她对麦克白的教唆中达到高潮。当麦克白显露怯意时，她说道：“我也曾做过人母，深知对奶过的婴儿有何等深沉的情愫；可我若曾像你一样当初把誓言发下，那我现在即可冲着向我微笑的奶娃，将乳头拔出他无牙的小嘴，砸碎其脑瓜”<sup>[3]</sup>。在父权传统中，母性往往被视为女性最本质的特征，是规训女性的重要工具。麦克白夫人在说服丈夫的过程中否定了这种天然的母性角色，实际上是在挑战整个父权制度对女性身份的定义。通过将母性与暴力并置，她不仅打破了女性温柔慈爱的刻板印象，更展现了她对父权话语体系的主动颠覆。

麦克白夫人对权力的理解也展现出了独特的女性视角。不同于剧中男性角色对爵位、荣誉等外在标志的执着，她更注重权力所能带来的自主性与存在价值。

当她对麦克白说“你宁愿像一头畏首畏尾的猫儿，顾全你所认为生命的装饰品的名誉，不惜让你在自己眼中成为一个懦夫”时<sup>[1]</sup>，她敏锐地识破了男性权力追求中的虚妄本质。作为一个游离于传统男性权力体系之外的女性，她不仅看清了权力符号的空洞本质，更从边缘位置对整个权力结构提出了深刻质疑。

然而，麦克白夫人追求权力的方式也暴露出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劝说麦克白时，她不得不诉诸传统的男性气概论述：“是男子汉就应当敢做敢为；要是你敢做一个比你更伟大的人物，那才更是一个男子汉”<sup>[1]</sup>。这种策略性的话语选择显示出她仍未能完全摆脱父权制的思维模式。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她说“倘不是我看他睡着的样子活像我的父亲，我早就自己动手了”时<sup>[1]</sup>，流露出了对父权象征的本能畏惧，暴露了女性意识觉醒过程中难以摆脱的心理阴影。

### **（三）主体意识的顶峰与崩溃**

麦克白夫人的主体意识在三幕四场的宴会场景发展到了极致，但同时也预示着她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当麦克白因见到班柯幽灵而失态时，麦克白夫人展现出了惊人的临场掌控力。她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宾客之间，一边以优雅的姿态安抚众人“请坐好，尊贵诸公。王上常犯此病，从小如此。诸位请安坐放心”<sup>[3]</sup>，一边又以坚定的口吻提醒丈夫：“这不过是你的恐惧描绘出的图画”<sup>[3]</sup>。这种身份转换的灵活性不仅展现了她对权力运作的敏锐理解，更印证了她作为独立主体的巅峰时刻。

然而，正是在她看似最为强大的时刻，崩溃的阴影已悄然降临。当她对麦克白说出“你把一切都毁了”的时候<sup>[1]</sup>，这已经不仅仅是对当下失态的责备，更暗示了她对自身命运的隐约预感。这一刻，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在父权制度夹缝中挣扎的女性灵魂开始松动。从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来看，麦克白夫人的这种状态恰恰反映了她在尝试操演男性特质时所面临的深层焦虑，因为这种操演本身就是对性别规范的一种挑战。

随着剧情推进，麦克白夫人的精神世界逐渐崩塌。五幕一场的梦游场景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她反复的洗手动作和破碎的独白揭示出她内心的多重危机。当她在梦中反复询问：“呸！你是一个军人，也会害怕吗”<sup>[1]</sup>，这既是对丈夫的无意识嘲讽，更是对自己模仿男性特质失败的深刻困惑。她试图通过否定女性特质来获得力量，却最终在这种身份转换中迷失了自我；她的呓语“这儿还是有一股

血腥气；所有阿拉伯的香料都不能叫这只小手变得香一点”<sup>[1]</sup>，不应简单理解为道德良知的觉醒，而是那些被她刻意否定的女性特质——同情、柔软、犹疑——以更为强烈的方式重返她的意识。这种回归带着某种报复性的力量，撕裂着她精心构建的坚强外壳；当她在梦游中不断重复“睡去，睡去；有人在打门哩”<sup>[1]</sup>，这种对私密空间的本能退缩暗示着她从公共领域的最终撤离。那个曾经试图通过权力游戏来确立自我的女性主体，最终还是被迫退回到父权社会为女性划定的私人领域。麦克白夫人的疯狂与死亡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困境：在缺乏新的价值支撑的情况下，女性对既定性别规范的突破往往会导致自我的分裂与崩溃。

### 三、父权制度的规训与压制：女性主体性的消解

#### （一）命名的政治学：身份符号的控制

在《麦克白》中，命名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更承载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意涵。麦克白夫人作为剧中举足轻重的女性角色，却始终未能获得独立的名字，而是被囿于“Lady Macbeth”（麦克白夫人）这一从属性的身份标识之中。她的命名方式与剧中三个女巫被去个性化地简单编号为“First”（甲）、“Second”（乙）、“Third”（丙）的情况形成呼应，共同揭示了父权制度对女性主体性的双重否定：要么依附于男性而存在，要么被剥夺个体特征而沦为匿名的符号。

麦克白夫人的称谓变化也耐人寻味。剧作开始时，麦克白以“my dearest partner of greatness”（伟大事业最亲密的伙伴）来称呼她。波伏娃这样说过：“唯有另一个人作为中介，才能使一个人确立为他者”、“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sup>[4]</sup>。这个看似亲密平等的称谓背后，却暗含着深层的性别政治——女性只有通过男性的关联，才能在社会结构中获得存在的合法性。

随着剧情推进，麦克白夫人的称谓经历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转变。当她跻身王后之位，公共场合麦克白对她的称呼变为“gentle lady”（温婉的夫人）或“gracious hostess”（优雅的女主人）。这些表面恭敬的称谓实则强化了父权社会对理想女性的规训想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她精神失常后，这些优雅的称谓迅速被“the patient”（病人）取代，最终在她死亡时连这最后的标识也被剥夺，只余一声不具名的哀号。

#### （二）权力边缘化：从主导者到局外人

麦克白夫人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变迁，生动展现了父权制度对女性的排斥过

程。这种边缘化并非是突发性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细微的权力运作逐步实现的。在剧作初期，麦克白夫人展现出了非凡的主导能力。她不仅是谋杀计划的缜密设计者，更是行动的坚定推动者。面对麦克白的犹疑不决，她以“您可以把今晚的大事交给我去办”的果断姿态接手谋杀计划<sup>[1]</sup>。在谋杀邓肯国王的关键场景中，她的镇定自若令人惊叹：“一点点的水就可以替我们泯除痕迹；不是很容易的事吗”<sup>[1]</sup>。然而，权力运作的本质往往隐藏在其最为光鲜的表象之下，这看似完美的掌控，恰恰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权力危机。

随着麦克白登上王位，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最鲜明地体现在三幕二场中麦克白策划谋杀班柯时对妻子的态度转变：“你暂时不必知道，最亲爱的宝贝，等事成以后，你再鼓掌称快吧”<sup>[1]</sup>。这种刻意信息封锁不仅仅是简单的夫妻疏离，更揭示了男性获得实权后对女性的本能排斥。权力使曾经的“亲密战友”转变为需要被控制的“局外人”，彻底重构了两性关系。

麦克白夫人的活动空间也随着剧情发展而逐渐萎缩。她从最初能够自如游走于城堡的公共空间，主导各种社交场合，到最后被完全困限在私人卧室之中。这种空间的压缩既是女性在公共领域中地位衰落的象征性描绘，也展现了父权制度如何通过空间控制来实现对女性的规训。私人空间从自由的避风港变成了囚禁的牢笼，这种转变本身就是性别权力关系的生动写照。

与此同时，麦克白夫人的话语权也在逐渐消失。在宴会场景中，她尚能运用娴熟的社交辞令来掩饰丈夫的失态：“各位大人，请宽心，这又是他惯常的老毛病”<sup>[3]</sup>。然而到了剧作后期，她的声音逐渐消散，最终只剩下梦呓般的独白。这种话语权的消解过程揭示了父权制度如何通过剥夺女性的发声权来巩固其统治。

这种多维度的边缘化过程揭示了父权制度运作的深层逻辑：女性即便暂时获得权力，也难以真正进入权力核心。她们要么被重新限定在传统性别角色中，要么面临被完全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的命运。麦克白夫人的悲剧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整个性别权力结构运作的缩影。

### **（三）惩戒的话语：父权制度的最后防线**

《麦克白》中父权制度对失控女性的惩戒呈现出复杂的多层面性。这种惩戒既体现在对麦克白夫人的规训上，更通过对女巫形象的塑造，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性别规训体系。通过分析这些女性角色的遭遇，我们得以窥见父权社会如何通过

多重惩戒机制来维护其统治基础。

麦克白夫人的精神崩溃过程成为父权惩戒最具代表性的例证。当医生面对她的梦游状态时说：“这种病我治不了”<sup>[3]</sup>。这表面上是一个专业判断，实则暗含着父权社会对越轨女性的规训意图。尤其当医生进一步表示“她更需要对神灵忏悔，而不是医生伺候”时<sup>[3]</sup>，我们看到医疗话语与宗教道德的双重规训开始发挥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女性的反抗在此被巧妙地转化为需要“治疗”的病症，个人的精神危机被纳入更大的道德审判框架之中。

剧中女巫形象的塑造与麦克白夫人的遭遇形成了呼应。这些“留着胡须”的女巫被描绘为性别界限模糊的存在，她们具有预言的神秘力量，能够影响男性权力的走向，却始终被置于社会秩序的边缘。通过班柯称她们为“魔鬼”，麦克白称她们为“最妖邪的恶魔”、“神秘的幽冥的夜游的妖婆子”<sup>[1]</sup>，剧作展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力量的复杂态度：一方面恐惧其颠覆性的潜能，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妖魔化的叙事来削弱和否定这种力量。

这些具有预言能力的女巫被塑造为威胁秩序的存在，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越轨女性麦克白夫人在梦游时陷入了深深的自我谴责。她痛苦地呢喃“去，该死的血迹！去吧！一点、两点，啊，那么现在可以动手了。地狱里是这样幽暗！”<sup>[1]</sup>，这些破碎的语言不仅展现了她的内心煎熬，更揭示了父权制度如何通过内疚与忏悔来实现对女性的自我规训。

剧中其他角色对麦克白夫人的评价也构成了惩戒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侍女对医生说：“我不愿为了身体上的尊荣，而让我的胸膛里装着这样一颗心”<sup>[1]</sup>，这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同情，更暗示了对僭越女性的警告。通过展示反抗者的悲惨下场，父权制度实现了对其他女性的震慑作用。

最具意味深长的是麦克白对妻子之死的冷漠反应：“她反正要死的，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天”<sup>[1]</sup>，这恰恰印证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工具性地位。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女性的生命就变得可有可无。这种态度的转变暴露了父权制度中两性关系的本质：女性永远是可牺牲的“他者”。

无论是通过疯癫和死亡来惩戒麦克白夫人，还是通过妖魔化叙事来否定女巫的力量，都反映了父权制度维护其统治的基本策略。在这部戏剧中，个人的悲剧被转化为对整个性别秩序的维护，而这种维护的代价则是女性主体性的彻底消解。

## 四、结语

通过对《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形象的细读分析，我们看到了一位在父权制度夹缝中寻求自我实现的女性形象。她的经历不仅是个人悲剧的写照，更揭示了父权社会中女性追求主体性的普遍困境。

麦克白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展现了深刻的双重性。从最初通过支持丈夫来实现自我，到逐渐形成独立的主体意识，她的觉醒之路既显示了女性意识觉醒的可能性，也暴露了这种觉醒在父权制框架下的矛盾。为了获得力量，她不得不首先否定自己的女性特质，这种自我否定的悖论正是父权制度压迫的深刻体现。

父权制度对麦克白夫人的规训与压制呈现出系统性的特征。从命名政治到空间控制，从话语规训到惩戒机制，这些看似分散的压制手段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权力网络。这种多重压制不仅导致了麦克白夫人的个人悲剧，更揭示了父权制度对任何试图突破性别界限的女性的系统性惩戒。

然而，麦克白夫人的故事并非仅仅是一个失败的寓言。她的反抗虽然最终以悲剧收场，却为我们揭示了父权制度的内在矛盾与脆弱性。她的经历提醒我们：要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不仅需要质疑和挑战现有的性别秩序，更需要建构新的价值体系与话语方式。在当代语境下重读这个故事，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性别不平等的深层机制，也为思考性别平等的实现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 参考文献

- [1]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M].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 [2] 陶丽·莫伊.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林建法,赵拓,李黎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
- [3] 莎士比亚.麦克白[M].辜正坤,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 [4]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合订本[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 [5] 周玲,张瑰君.《麦克白》的女性主义解读[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02):28-30.
- [6] 张靖.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麦克白夫人的悲剧[J].青年文学家,2011,(20):33-34.
- [7] 武可心.麦克白夫人:他者形象的颠覆与再现[J].文学教育(上),2022,(04):144-146.DOI:10.16692/j.cnki.wxjys.2022.04.050.